

# 笛声悠扬颂淮阳

## ——为牛腾明《笛声悠扬》作序

笛声悠扬而起，如同天上人间的喧哗化作一片绚烂的织锦、一幅无声灵动的彩图、一曲清新而玄妙的音乐，清亮而悠远，清新而优雅，婉转而悠扬。笛声缥缈如云，幽幽绕身，让人陶醉，让人兴奋，更能催人奋进。

作者出版文集以《笛声悠扬》文章命名，其意是希望文集中的内容能给读者带来欢喜和收获。作者提倡人们要热爱生活，要执着于事业，开辟人生的新天地。《笛声悠扬》文后，作者引用“书痴文必工，艺痴技必良”的名言，并提出：“要奏出人生优美之曲，取得丰满的成果，就要痴迷于事业，专注于岗位，用激情和活力，用心、用情、用毅力、用韧劲，去奋进，去拼搏，才能成就事业，才能让自己的人生走向光明！”

在认识作者以前，就在《河南日报》看到过报道作者牛腾明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姓牛，我爱牛，我当牛》。读后，我就想起了北宋诗人孔平仲的一首《禾熟》诗：“百里西风禾黍香，鸣泉落窦谷登场。老牛粗了耕耘债，啮草坡头卧夕阳。”还有南宋民族英雄李纲的一首《病牛》诗：“耕犁千亩实千箱，力尽筋疲谁复伤？但得众生皆得饱，不辞羸病卧残阳。”耕犁千亩，不惜力尽筋疲；为饱众生，愿捐羸病之躯。这就是值得讴歌赞颂的黄牛精神。

广袤的中国大地，是牛辛勤耕耘的战场。无论是深山幽谷，还是平原旷野，到处印满牛坚实有力的足迹。牛貌不惊人，平平常常，却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。它不苛求什么工作条件，只需要一条弯曲的木杠，横在裸露的肩头，就能够拉起木犁，把不毛之地变成良田，就能够荷起重载，把满车货物运向四方。我每次从牛身边经过，看到它总是气吁吁、汗淋淋的，但又总是抖擞精神，拼力向前，一种崇高的敬意便从我心中油然而生。

作者也正是拥有牛吃苦耐劳、乐于奉献的精神，在不同岗位上干出了非凡的业绩。我真正了解作者，是在淮阳县委宣传部抽调他任《龙湖报》编辑的时候。他说：“作为一个编辑，欲胜任工作，就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，练就深厚的文笔功力，熟悉各种编辑业务，具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，成为一个懂得多门知识的‘杂家’。”

为了更好更快地适应编辑工作，他把学习当作自我提高的途径。他吝啬分分秒秒，痴心在知识的田园里耕耘。他把阅读报纸作为丰富编辑知识、学习业

务和练好内功的必修课。在阅读其他刊物时，凡是有与采编内容和业务学习相关的内容、资料，就毫不犹豫地剪下来。

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。日复一日的积累，使他从阅读中吸取了营养，开阔了视野，丰富了采写知识，提高了新闻敏锐性，很快就适应了编辑工作，且尽最大努力做出读者喜闻乐见的版面。

2000年，为改变全县计生宣传工作的后进局面，在计生部门强烈要求下，他又投身于计生宣传工作。凭着他的实干精神和业务能力，是年就在市以上新闻单位发表稿件186篇，并有22篇文章分别被评为国家、省、市好新闻奖。

他退居二线后，不肯休息，还是凭着那股劲、那种不输的精神，每年在新闻媒体发表文章300多篇，撰写公文材料、调查报告、典型经验材料100多篇。在编纂《淮阳县志》(1988年~2008年)时，他负责财政、税务、金融、统计、审计、人口与计划生育、陈姓等卷章。2013年7月，他又投身于《淮阳财政志》编纂工作，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140多万字的初稿。

这次出版《笛声悠扬》文集，共入编文章496篇，分为十个章目。每个章目都有它特殊的分量，都具有一种罕见的深度思考。

他写文学作品，写景点景色时，都坚持身临其境，认真细致观察，找感觉，找特色，找准切入点。每写一个段落，都是字斟句酌，反复推敲，不但讲究引人入胜，更讲究用词得当，结构严谨，而且入情入理，引人深思。他写杂文、小品文、言论和故事新编时，都是针砭时弊，直面人生，构思精巧，文笔灵动，熔哲理与形象于一炉，寓文学性和知识性于其中，让读者不仅从文中得到思想上、艺术上的启迪，而且还能触摸到社会变革的神经，感受到改革开放时代世态人情的脉搏。他写现场新闻，能让读者如临其境、如闻其声、如感其情。他用自己娴熟驾驭文字的功力，抓住事物的本质，准确判断，做到了观点、角度、语言有新意，所写的事是新动态、新经验、新情况，具有新的价值，并注重抓住新闻的特点、精华、本质，写深写透，让读者去感知新闻事实，从中受到启迪。

作者不但对文学写作勤奋刻苦，对诗词的执着和虔诚，也是令人敬佩的。作者关注生活，关注现实，爱憎分明，丰富的积累和深刻的体验让他的思想和情感裹挟着纷飞的意象而起，翔舞于历

■张继华

史和时代的天空，写出不少的精彩诗篇。

通读作者的文集，使我想到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提出的“文以气为主”的主张。何为“气”？一是指写作主体的内在气质，指人的精神、意志产生力量的表现特征；二是指作品内容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抑扬顿挫、疾徐有致的气势。用这里所说的“气质”和“气势”来评价作者的文集，是很可以说明我的感受的。先说“气质”。作者受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，他的笔常常主动伸进敏感的领域，用杂文、小品文的笔法，或褒或贬，观点鲜明，匡正时弊，这些文章都有强大的震撼力。他的文章都言之有物，持之有故，富有哲理和思辨色彩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。再说“气势”，主要指艺术性和作品的审美情趣。作者笔下的文字，简洁、明快、生动、幽默，其句子结构简单，词汇丰富，句式多变。他还擅长排比对偶，常常使用骈文的“四六”形式。正因为如此，作品中使用的标点符号有“四多”：引号多，分号多，问号多，叹号多。使得语言、句子具有表现性、形象化、节奏感和音韵美。

书中的文章大都是写淮阳的人文景点及发展变化，赞颂发生在淮阳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物和事件。作者把对家乡的那一份爱，都倾注于作品的字里行间。作者搞新闻工作数十年，以新闻视角去观察生活，去体验生活，自然对生活有一种深切的感悟。他写新闻，是为了向外界展示和推销淮阳，他写文学作品，也是为了向外界展示和推销淮阳。作品是以生活环境为依托，以浓郁的人文情怀为基调，在静静地体悟淮阳的过程中，不断地寻找着这块大地的另一种生命情态，审视人们对淮阳的文化定位。于是他就不惜笔墨，写出那么多的淮阳的景物，以展现出淮阳的丰厚与深邃、激烈和凝重的人文气息。

有人说，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，从作者笔端流出来的是他的情感之浆，作者正是凭着这份情感之浆，把那些看似平常的故事、景点，写得有趣有色，呼之欲出，把人物的喜怒哀乐，令人信服地刻画出来；也正是凭着这份情感之浆，使自己的文章让人开窍，给人以豁亮感、振奋感、正义感和张扬感，让人看了有所求，有所得，有所悟，有所获；也正是凭着这份情感之浆，使《笛声悠扬》全书内容妙趣横生，让读者不得不评论，不得不赞叹！

□ 文坛走笔

## “岳母刺字”或系讹传

很多人提到岳飞，都会联想到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字，也就是“岳母刺字”的故事，历史上确有其事吗？

历史学者王曾瑜说：“岳母刺字”是在民间流传已久且极富教育意义的故事。但无奈的是，在岳飞之孙岳珂所著的《鄂王行实编年》中根本没有记述此事。而且，从情理上推断，岳母作为一个普通农妇，一般只怕不认字。还有一点，当时的刺字是一项专门的手艺，并非任何人都有随便给人刺字的能力。

根据王曾瑜查找的资料，刺字一说最早见于《宋史》卷380《何铸传》，乃是在审问岳飞之际：“飞袒而示之背，背有旧涅‘尽忠报国’四大字，深入肤理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写的是“尽忠报国”四字，今人把刺的字说成是“精忠报国”。

在元明时代大致还没有“岳母刺字”的故事流传。清康熙五十三年(1714年)《如是观传奇》的抄本，被杜颖陶编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版的《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》中，此传奇中第九出就出现了“岳母刺字”的情节。此处已将“尽忠报国”讹为“精忠报国”。

(选自《文汇报》)

□ 学林漫步

## 该几时鼓掌

古典音乐的“门外汉”，极有可能在错误的时间节点鼓掌，这会招致周边的听众反感。针对这个困扰着众多听友的问题，英国小提琴演奏家丹尼尔·霍普的著作《我该几时鼓掌》(汤菲黎译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)给出的答案是：不能一概而论。霍普介绍说，在意大利等南欧国家，观众完全可以在乐章之间就鼓掌，而这也会影响演奏的音乐家、乐队深感振奋。但在北欧、中欧，上述做法会被认为粗俗、不得体。柏林歌唱学院曾作出规定，要求观众“不要用鼓掌打断作品的演奏”。

为什么会有禁止乐章之间鼓掌的规定？那是因为观众鼓掌可能会打断正在演出的音乐家的思路，而由多组乐章组成的作品被认为是一个整体。

有大量作品经受不起演奏中途的鼓掌，器乐协奏曲和交响乐作品几乎一律禁止中途大声鼓掌，这类作品需从头至尾连贯欣赏。例如，舒伯特忧伤的《未完成交响曲》，就不该用掌声打断。

但对于莫扎特光芒四射的《“朱庇特”交响曲》或柴科夫斯基炫技的小提琴协奏曲，如果第一乐章结束后有人鼓掌，其他听众也不必投以异样的目光。还有，在贝多芬《克罗采奏鸣曲》狂热的第一乐章之后，如果钢琴家和小提琴家的演奏真的非常棒，人们可以冷静地鼓掌。当然，像舒伯特《冬之旅》这样的声乐套曲，中间不鼓掌效果会更好。

(选自《文汇报》)



资料图片